



卷之四

法

有

人

年

月

日

時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四

沈括存中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興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卽此也



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  
人以雉尾裹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  
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  
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  
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  
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  
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  
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  
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

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  
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  
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是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  
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  
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  
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  
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  
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



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蔥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

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於廟中其形如劒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鑿朱嚴



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鑒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畱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

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

蓋屋皆以板爲簷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

瓦至今宇壯

塗壁以麻搗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爲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于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蜃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螻蛄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螻蛄卽詩所謂螻蛄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螻蛄亦螻蛄之類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卽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漑長我禾黍所謂糞卽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

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



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  
陸之士此理必然

唐李翱爲來南錄云自淮汭流至于高郵乃沂  
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  
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  
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爲丹經  
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九

服之遂發憊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  
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  
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不能變  
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  
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  
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  
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  
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



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峰  
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  
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  
芙蓉峰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  
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  
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  
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  
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  
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

名予觀雁蕩諸峰皆峭拔嶮怪上聳千尺  
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  
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  
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  
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  
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去聲之穴自下望之則  
高崑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峰  
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  
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



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迴然聳立亦  
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旣非挺  
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  
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  
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  
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  
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

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  
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  
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  
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  
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  
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  
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  
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  
捧首而颺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



輓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  
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驥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  
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  
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  
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  
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徧東不  
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筮唇上皆可

爲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  
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蠶縷以芥子許蠟  
綴于針胥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  
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  
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  
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  
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叙世



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

鹿志其名婉娘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

遂死於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

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

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

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

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

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

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

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

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

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

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

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

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

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

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國故有



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曰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爲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

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



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  
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  
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予山  
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  
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  
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  
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  
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

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  
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  
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  
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  
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虫舊曾有之土人謂  
之傍不肯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咏漱

咏音以  
麥反

三館書

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罾于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按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魴一食數升魴乃今之烏鰮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劔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

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筋處主人則捧而橫嚙終不能咀嚼而罷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皆病瘴行人皆載水



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泐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濡競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尚

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是石門子冷水鋪入鉗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



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  
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尙是舊物皆甚  
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  
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  
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  
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予熙寧中奉使鎮  
定時薛師政爲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  
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爲稻田引新河水

注之清波瀾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五

沈括存中

雜誌一

宜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  
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  
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  
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  
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



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  
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  
又予家祖瑩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  
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  
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  
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  
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  
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  
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  
中無棺櫬輦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  
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  
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  
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  
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  
起顧其左右曰先皇大錯有國如此而乃  
臣屬於人旣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若干



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宵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

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



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哱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于寧令受使圖之寧令受間人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哱輩仆寧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哱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哱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哱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

訛哱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曠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人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鞵血浣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



移逋繼之謂之沒寧令沒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日曰都羅馬尾又次日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說秉常

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茨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畚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



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爲銅水能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黃帝素問有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爲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爲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爲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

皆櫝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旄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卽玫瑰也古人有以爲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爲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



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  
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  
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  
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疎治八  
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湮澱京城東水  
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  
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  
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

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  
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  
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  
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  
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  
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  
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  
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爲敬



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闈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爲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

宗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效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鞠亂拋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



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  
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  
怪後曾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闔乃自歸送  
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爲掃市舞詞日出  
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  
此爲士人不齒放弃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  
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懼難曾聞  
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

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  
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于  
已時卽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  
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  
術

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茭如車蓋中國無此  
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楊州宜楊  
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爲楚楚亦荊木之別  
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  
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  
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  
執衣防閣匹裂小木罍以色綾木爲之如  
黃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  
狄人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  
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  
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刼之蓋思

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  
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  
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  
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  
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  
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于過激苟其性  
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  
旣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  
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  
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  
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  
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  
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  
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  
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

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  
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  
宣喻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  
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  
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  
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  
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  
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  
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



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勸卿等燕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徃徃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



吏江浙爲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叙錄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橋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史

部尙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卽時召對問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旣退卽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卽預先



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賣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劔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

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尙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尙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



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  
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  
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  
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  
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  
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  
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  
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

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  
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  
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  
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  
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爲  
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  
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  
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  
越熙寧元年僞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



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  
黎氏號鸞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  
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  
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  
領劉紀焚甲峒破机郎決里至富良江尚  
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真  
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  
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  
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衛

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  
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存福因  
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  
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  
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  
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  
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  
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所  
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



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匹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

婚姻最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机郎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卽令赴



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  
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  
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  
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  
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  
乘亂挾其主錢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哥  
邈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錢逋者胡言贊  
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

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  
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溫音溫反逋相之有

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  
里宗哥邈川卽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  
立遵與唃廝囉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州  
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  
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躡磨躡  
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董躡取  
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



去其父瞎斡居河州磨斡角居邈川唃廝  
囉往來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廝  
囉遂與中國絕屯田員外郎劉渙獻議通  
唃廝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  
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唃廝囉  
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斡角死唃廝囉復  
取邈川城收磨斡角妻子質於結羅城唃  
廝囉死子董斡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斡  
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頭龍也以其唃廝

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  
倒謂之頭龍瞎斡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  
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斡之甥  
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  
協其舅李篤斡挾瞎征居結古野反河瞎征  
數與篤斡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  
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溫者唃  
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强董斡河南  
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澗瞎征



居結河董氍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  
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  
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洮  
州木征之弟已氍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  
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  
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瞎  
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  
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

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  
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  
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  
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  
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  
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  
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



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  
投猶有脫繆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五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藥議

沈括存中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  
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  
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  
者亦繆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  
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  
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



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  
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  
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  
冶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  
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  
雖各別其食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  
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  
入腸爲眞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  
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

飛走融結者皆隨眞氣洞達肌骨猶如天  
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畱礙自餘頑  
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  
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  
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  
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  
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  
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



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  
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  
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  
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  
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干  
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  
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  
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  
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

疾殊極乖繆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  
爲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  
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  
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  
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  
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繆說也設若  
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



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

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宏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此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



但取蘆菰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  
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  
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  
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  
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  
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  
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  
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  
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

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  
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  
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  
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  
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  
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  
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  
畝之稼則糞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則後種



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支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

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于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玆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



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麋麋  
極大而色蒼鹿黃而無班亦鹿之類

角大而有

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

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卽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



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坼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

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菰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菰爲火蕒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菰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菰又似蔓菁名精卽蔓菁也故有二名鶴虱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蕒法乃是服地菰耳不當用火蕒火蕒本草名稀蕒卽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複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柏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檻之間莖如蒟蒻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鹵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



如龜甲其裙襴小橢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硝清瑩如水晶潤澤可

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鹺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卽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  
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  
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  
卽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  
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  
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  
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  
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  
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  
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  
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  
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  
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  
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



者如碁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  
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礮礪光瑩  
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  
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  
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  
似苦芙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  
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  
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

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非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

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松  
櫚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鞣閩嶺人  
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  
者葉毛而未銳入藥用水生者陸生亦謂  
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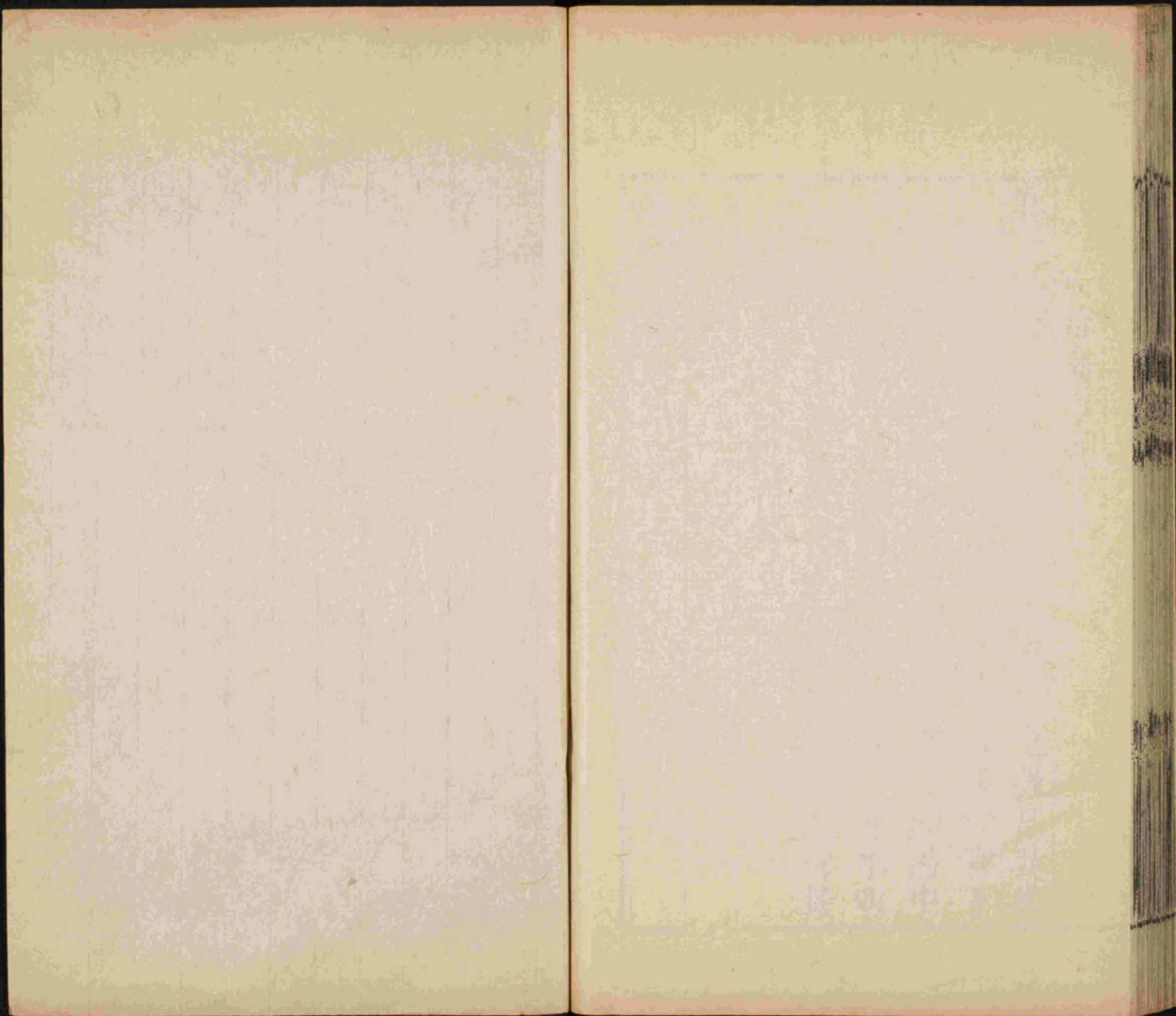


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  
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  
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  
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  
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掇其殼悉解簾  
揚取肉粒粒皆完

要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110X

532

8